

中央銀行
經濟研究
叢書

經濟講座第一集

孔祥熙題



558.18
453

中央
銀行
經濟研究處叢書

經濟講座第一集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印行

00-4872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經濟講座第一集

全一冊 定價國幣肆拾圓

(外埠郵費照加)

編輯者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出版及發行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重慶川鹽銀行五樓

有著作
不得翻印

印刷者

廠址：南岸海棠溪敦厚上段廿六號
文化建設印刷公司
辦事處：重慶儲奇門行街二十八號

經售處

新中國文化社
重慶夫子池一二三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行銀央中

處究研濟經

會員委審編書叢

章炳陳 席主

員委審編

坪蘭趙

鈞大劉

德紹程

陶志鄒

晦祖朱

堀崇林

高宗葉

如九張

傑世潘

蔚楊

白堅傅

員委任主

經濟講座第一集

孔總裁序

本行經濟研究處為集思廣益並使社會人士對於當前經濟問題有正確認識起見，自三十一年春，有經濟講座之舉行，分期敦請黨國先進或學者專家，蒞臨主講，創辦以來頗受社會一般人士之歡迎。計自三十一年二月四日起，至本年七月九日止，共舉行講演二十九次，除三次無稿外，共得講稿二十六篇。對於當前之切要問題，若增加生產，平抑物價，穩定金融，發展貿易諸端，莫不本專家之眼光與淵博之學識，加以分析與論斷，而於戰時經濟建設之原則，與戰後經濟改造之途徑，更多有價值之提示，此誠各方參考之好資料也。經濟研究處頃將各期講稿彙刊一集，並請余為序，用略述舉行講座之旨趣及其經過，以作介紹。夫戰時經濟問題之解決，不但賴有政府之籌劃，而尤賴有健全的經濟與論，以為政府之聲援，是集之刊行或於此不無裨益乎？

孔祥熙序於中央銀行

本處編印叢書之緣起

本處前在滬上原已有叢書之編印，其刊行者，已達二十餘種。自國軍西移，本處隨總行內移，叢書編輯工作，因以停頓。年來本處同仁，研究調查之結果，長篇著作漸多，非定期刊物篇幅之所能容納，爰有續編叢書之議；三十年中已先後印行「物價問題叢刊」、「戰時各地物價統計」及「三十年上半期國內經濟概況」等書。至年終時，復擬定叢書編審計劃，呈奉本行總裁核准，以期為有系統之進行。其旨趣，第一在供社會一般人士之參考，闡明政府之財政金融及經濟政策，以促起其對政府之信賴。第二在供本行行員之參攷，使對國內外財政金融經濟問題，在學理與事實上，有正確之瞭解，其內容係就財政金融產業貿易及物價方面，各選若干專題，每題撰為一書，或合數題撰為一書，根據翔實可靠及目前可以公開之材料，忠實撰述，並於處內組設叢書編審委員會，以董其事。自開始進行以來，已有「戰時物價特輯」、「田賦徵實概論」、「金融法規續編」、「戰時日本經濟概況」及「國外匯兌之理論與實務」等書問世。茲本處編輯「經濟講座第一集」脫稿，仍列為叢書之一，餘書亦當陸續刊印，庶本處已往之叢書編輯工作，仍得繼續，而各方人士，亦足資參考焉。

陳炳章識於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經濟講座第一集目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〇、當前之整頓軍員精神與實效

一、戰時生產建設

國工業計劃之進程

吳敬恆

二、當前之糧食問題

糧食與實效

徐堪

三、中國國民黨經濟政策之歷史性

張繼

四、當前物價問題

何浩若

五、當前之銀行管理問題

戴銘禮

六、戰時後方民營工業動員

林繼庸

七、戰時節儲運動

劉攻芸

八、當前之工商管理問題

王雲五

九、當前直接稅問題

高秉坊

十、當前工商業財產估價和損益計算問題

潘序倫

十一、當從經濟觀點看來一個社會扶微問題..... 曹永倫

十二、開發西北經濟問題..... 高集選

十三、當前之生產與物價問題..... 汪雲

十四、戰時英美勞工運動..... 樓文選

十五、蘇聯戰時經濟概況..... 林琳

十六、戰後世界經濟問題..... 顧維鈞

十七、改進專賣事業問題..... 顧壽

十八、當前農貸之計劃與實施..... 顧壽

十九、抗戰以來中國工業技術之進步..... 顧壽

二十、當前之經濟動員計劃與實施..... 沈鴻烈

二十一、當前土地行政之計劃與實施..... 鄭震宇

二十二、戰時經濟建設中之合作事業..... 壽勉成

一三、中國田賦沿革及徵實政策之運用.....	關吉玉
一四、我國當前之對外貿易問題.....	鄒琳
一五、第三國際解散後國際經濟制度之趨勢.....	梁寒操
一六、經濟地理之新看法.....	陶希聖

經濟講座第一集

戰時生產建設問題

吳敬恆

各位先生，今日所講的題目，是戰時生產建設問題。各位容許我這個對於經濟問題，遠開十萬八千里的門外漢也來瞎說這個大題目，可見古人所說的「詢於芻蕘」，現在各位也還有這個雅量。或者就是恐怕專家的千慮，不免也有一失，而愚人的亂道，也能包含了些微的實在道理，集合了羣衆的相淺見解，亦可補助一個大同題的圓滿。各位容許我來亂道，我亦大膽的敢來瞎說，動機是如此。那我不怕好笑，就來胡亂的說下去。

生產是人人贊同的事體，但是不小心，關係國家經濟的變動，平時也要審慎，何況戰時？所以爲了戰時生產，當熱度高漲的時候，忽然發生問題，澆起一點冷水，動機是出於慎重的愛國。即使說得太過，也勝於不言，大家都歡迎這個忠告，亦如近來美國對日宣戰，似乎可以毫無問題；然戰爭究竟是危險的大事，所以還有慎重的，提起一票來反對。信任一個首相，出於事勢的不得不然，然首相到底是戰時

最重要的一人，所以英國議會裏，也有慎重的，也投一票來反對。這種衆人皆醉而我獨醒的慎慎，動機出於愛國，這也是很可寶貴的。然而我們一個貧弱的懶惰國家，居然生起了生產的熱度，又當着戰時，衆人的動機，也都出於愛國。所以由恐慌而談到消極，不如慎重的鼓勵積極，因此，自從這個問題發生，經過雙方許多有見識的人討論，已經由空面緊縮論變爲酌量調整論，不贊成一味的全盤擴充，當然就是慎重。至於酌量的說法，似乎容易接近量入爲出的變相。入的程度，出的程度，在我們過去統計全無的國家，若僅據幾個人，在表面隨便見到的現狀，就慎重起來，一定會太簡單，亦會太消極的。自古金融的紛亂，事業的停滯，心理作用上的通貨膨脹，乘機擾亂的物價高漲，往往會出於實際者少，出於恐慌者多。一個謠言，可以把全國的銀行紛紛倒閉，甚至至於延及全世界。大約經濟史上，已經有過數不清的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過了三四年，我於民國十二年，在倫敦，遇見張靜江先生的影計周冠九先生，我問他所管的通運古董店生意如何，他說：「現在生意，難做極了！英國雖大戰勝利，然用去的戰費，至今政府無法清償，因此，在商業上所有一切營業稅，所得稅，過份利得稅等等，應有盡有。此外還起一種互古未聞的臨時稅，要持續三年，就是商店做了一百塊錢生意，政府先連本搭利，分去三十三塊。」於是再過三四年，大家認爲經濟枯竭的程度已到了邊際，忽大倡其緊縮生產論，弄到全世界鬧起「失業潮」，因此有熱心中國生產者，又恐怕惹起失業；乃盛贊獨有法國沒有放棄家庭工業，失業的恐慌較少，於是用孔夫子「不撤薑食不多食」的方法。神明不可不通，神明亦不可太通，主張慎重的

小規模做起，而我們「總理的實業計畫，恰恰遇到這個時勢，自然變成「大砲」。法國得意揚揚的家庭工業，竟把一個飛機最前進的國家，結果落到第七八等；然而現在四萬萬佛郎一天，補償希特勒的戰費，居然還拿得出，何以當時不拿他生產飛機，救濟失業工人？言重一點說，那末當時頓頓到把家庭工業，作為調整，無異「白晝見鬼」了。法國如此，歐美各國又何嘗不然？厭戰的動機，終認經濟的枯竭已到了邊際，所以五六年沒有造一條船，飛機也到了開戰，才趕造，經濟的邊際，實際何在，不必橫乾推求，舉一點小事來顯現出來，就可以約略看出沒有到什麼鬼邊際。一條濱細鐵路，經許多專家計畫，沒有經濟價值，延擱了一年有半，後來不得已而還止好動工。就有英國愛我們的朋友，會戲會養甫先生白：「濱細路實在無多經濟價值，不得已，亦只好犧牲了四百五十萬鎊。」會亦戲客曰：「你那一千五百萬鎊一天的戰費，亦很少經濟價值，」他亦微微的點頭苦笑。所以拿做了「百塊錢的生意，政府拿三千萬一屈伏了，那要你出四萬萬佛郎的幾倍來做每天的貢獻，你要活下去，還得擠充了邊際，拿出來。這後面，討論我們的經濟邊際時再講，現在且研究調整的酌量。

(一) 這次戰爭到底長短到如何，似乎無人可以預言，那末所謂成功太久的生產，可以酌量緩辦，這句話，將從何說起？十年八年或者久，三年四年就不能說久。過去中國，適於應戰的生產，在未戰之先，及已戰之後，懊悔嫌遲的，回想起來，大家都覺得很多很多。就是英美亦在那裏太息生產預計的大

遲，近來常常聽到。到了臨死，才抱佛脚，決不算慎重，更說不到調整，祇是錯誤的酌量。

(二) 慎重生產人的着眼點，已到了充分就業的地步：一是經濟，二是材料，三是人工。材料人工，下面再說，若說經濟已到了充分就業的地步，無異說我們的經濟力量已到了邊際。我們只一個窮國，抗戰了四年多，若再說經濟不直向邊際，自然任何人也不敢力爭。但是我們的國富，就算埋在地下，不必計算，就是民富，也恐怕還沒有正確統計。邊際何在，恐怕專家也不能確說。遠年的不必去管他。就從甲午說到現在，五十年中，或說前富於今，或說今富於昔。我個人的感覺，也可說貧富沒有變動。當甲午時節，政府的歲入，祇有五六千萬，廿年間，也止到了八九千萬。甲午卻突然賠了日本二百三十兆兩，籠統計算，合現在三萬萬元。若把三萬萬元給一個人使用，每日化銷三百元，從周文王時候用起，用到現在，還不會用完。這種可震駭的巨款，以為出之於吾人，吾人的經濟，可以馬上走到邊際。但是庚子的八國聯軍，更賠了四百五十兆兩，自然更到邊際，却慢慢的革起命來，歲入從八九千萬兩，增到二萬萬，四萬萬。至民國二十六年，竟到十一萬萬。一年就超過了庚子的四十年兩倍的賠款。從二十年到現在，預算的一倍兩倍三倍的加上去，急得緊縮預算，大聲疾呼，實際却是五倍十倍的，已經借借弄，拿了出去。在會場中，蔣委員長為了一個一百五十萬萬的數目，曾經請問會眾，他說：「一百五十萬萬，當然是巨大大數量，然用法幣二十元，合起美金一元來，不過美金七八萬萬，何以他們開口閉口祇當零數計算，我們已大可震駭。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四萬萬的方里，何以祇顯出這種現象？」是

蔣委員長深恐經濟的邊際，必有人慮到將及，所以問一問。但是比較甲午二百三十兆兩賠款，亦有人恐慌將到經濟的邊際，現在竟能加了一百倍，還覺得經濟邊際是否已到，還在疑問，則亦可怪。而且我今天還要請問各位：倭寇現在每年用了三四百萬萬，倘我們不竭力生產，竟緊縮的做了亡國，他們用的錢，難道不要總算起來，間接直接取償於我們？那末，我們十倍二十倍的一百五十萬萬，一班做奴才的國民，要活下去，難道不要雙手奉給小鬼？那末，蔣委員長的一百五十萬萬，離開經濟的邊際，至少還相去一百步，而且小鬼也用美金的眼光看起來，一千五百萬萬祇合美金七十萬萬；美國借與英國等，一借就是只個小數，難道你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四萬萬方里的大地，就拿不出來？而且你在那時，你還必有生活的經濟活下去，邊際仍遯乎不知所在。如此，我們今日生產，到了要一樣沒有一樣的貧弱，還據了不確實的經濟邊際，認生產已到了就業地步，若這樣的酌量了調整起來，能否不有錯誤呢？調整當然要調整，酌量却要細酌量。

各位先生如要問經濟的邊際何在，我來武斷：政府經濟的邊際，就是歲入；人民經濟的邊際，至少要負擔亡國後的賠款或變相賠款。歲入不能不緊縮，至多數十萬萬；賠款或變相賠款，至少一千五百萬萬。說到生產，無益的生產，現在雙方論爭的，公認爲可禁，且還有無益消費，及奢侈消費的禁令，當然不必論到緊縮與調整。其餘與抗戰有關者，有間接的，有直接的，有急要的，有不能不預先準備的，決非政府歲入的經濟所能包羅萬象。痛快說法，最好人民能憂慮到反正要出賠款，現在就拿十倍于政府

撥入之數，起而補其不足，使政府担任直接與急要者，而人民担负種種間接與預先準備者。然要人民直接毀家紓難，無論如何愛國的人民，獻款購債等等皆有限度，惟有政府鼓勵其生產，公私兩益，出力能大。故政府工貸農貸等等，皆即無異誘導其合股，使整個間接直接的抗戰生產，政府與人民共同負担起來。若緊縮與苛求，人民必以其經濟之力量為商販以促物價之高漲，或消極以為田園之增殖，決無法網羅其游資以為政府生產。整個抗戰之生產，欲以政府之歲入及募債等支持，其緊縮亦必可觀，而調整皆徒勞。生產已到就業地步的幻象，必更益顯其錯覺。

(三)若以為材料與人工已到邊際，因而要縮緊生產，這是說我們抗戰，根本先天不足，力量祇有此數，祇好聽其煙消火滅，萎縮下去，聽憑現有的若干貧弱的生產專業，幾桶清水，倒來倒去，維持現狀，努力出什麼希望來呢？中國號稱廣土衆民，結果竟如此可憐，即異日空閑了的生產，可以更無希望。拿實際說起來，廣土之富源必賴生產，方能轉變富源而為材料。民衆的技術，亦必賴生產方能養成技術。而增多人工，今日僅少之材料與人工，即近年稍講生產所得來；抗戰有需乎材料與人工，更當急急以生產來增添，一面直接以生產助抗戰，一面更以生產增進材料與人工，庶幾材料人工愈增進，生產愈易；生產愈易，抗戰愈有力；有力則短時可以大勝，長時亦可以支持。此我們鄉下老百姓能夠直覺的，却不料專家們竟另有深奇奧妙的慎重，或者是本了經濟已到邊際，恐怕要以生產增進材料與人工，材料人工未增進，生產先已坍台，那末經濟到了邊際與否的問題，上面已經討論過，我也不再說了。

然而這個戰時生產的大問題，那裏配我的門外漢來瞎鬧說？幸而雙方的專門名家，崇論閎議，已
有不少，也大端接近，而且早有定論。至於緊縮的動機，亦會為救濟物價高漲而發，為通貨膨脹而發。
其實物價高漲，別有原因，乃戰時必有之常態。生產能助其救濟，決不反會促進；通貨膨脹，或者就是
錯認了經濟的邊際一種恐慌的心理作用。恐慌最可以促進物價的高漲及阻撓生產。此種危險的流行術語
，要觀察經濟邊際的學者，來分析他的錯誤，恐怕多分是疑神疑鬼，已不適於黃金失勢的今日。很對不
起，無聊瞎說，鬧了各位半天。 三十一一年二月四日

當前之社會問題

翁 說

二 當前之糧食問題

徐堪

糧食問題是民生主義裏最重大的一個問題，因為全民族的生存要靠糧食，尤其每個人的健康要靠營養，大家有飯吃才算達到民生的目的，大家吃得足才算解決了民生困難。要是一部份人有飯吃，一部份人沒有飯吃，必至發生很嚴重的社會問題。糧食問題既是如此重大，所以國家對於民食一定要有適當的解決方法。我們從歷史上看去，歷代的執政者對於民食都是很注重的。古人說：「民為邦本，本固邦甯」，又說：「民以食為天」，歷史上凡是愛護人民注重民食的政治沒有不修明，國家未有不興盛的；反之，因為不注重民食，使政治上發生變動，甚而至於亡國的，史例亦屬不少。數千年中古人遺留下來解決民食的方法很多，積極方面如移民墾荒，興辦水利，以增產糧食；消極方面則有賑飢救荒，設立常平倉義倉社倉等辦法，以備不虞。滿清時代在北通州建造大規模的倉庫，並設置倉場總督，運江南有餘的糧食，以救濟北方的不足。舉世聞名的運河，開自隋代，南起浙江之杭州，經蘇州、鎮江、揚州、山東、天津、以至北通州，長達三千餘里，貫通南北的脈絡，為運輸漕糧的總匯。下至各地方官吏，年有勸農之舉，列為要政之一，由此可見民食一項，在我國歷代政治史上都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